



一滴水的镜像

■阿慧(回族)



隐形的风让那片绿荫一成不变，百年皂角树慈爱的目光一如既往。我站在门外，仰头，童年的视线浸满皂角树那滴水的绿。我看见它苍老而又年轻的枝丫，伸展成一条青黑的手臂，轻敲小屋雕花的窗棂。

屋里的奶奶和妈妈不为所动。我知道，她们婆媳俩正在相互关照中，有条不紊地换水。换水就是洗浴洗干净，我们一带的回民都这么说，也按规定这么严肃地做。我打记事起就听奶奶说：“不能随便洗个浑水澡就马虎过去了，要用活水，按规定洗。红白喜事，出门办事都要换个水，清清爽爽出门，干干净净做人。”

水声在小屋的窗帘后轻响，细细柔柔，若有若无。我太熟悉这声音了，好似小鲢鱼熟悉池塘里的波纹一样。我似乎感受到，那股清澈的活水无处不在的温存。它被妈妈，用水桶从小菜园的深井里打上来，清亮的水面映照白云的清影。珠帘似的清水被倒入清洁的大锅，我在灶膛里燃起新鲜的麦秸，清渺的白烟中到处游荡麦的清香。

妈妈取出一只葫芦剖开的两把瓢，一把舀凉水，一把起热水，那水温调兑得刚刚好。温度适宜的水，被妈妈倒进一只刷过桐油的木桶里，那木桶底部，被特意地钻上一个指头大的小圆洞，洞口被一个特制的秫秸塞子严实地堵上。

妈妈站上一只木凳，她鼓起腮帮，踮起脚尖，把热腾腾、沉甸甸的大水桶悬挂在椽梁上。跳下来，把一只大木盆，精准地安置在木桶的下方，她这才小心地拨动桶底的秫秸塞子。一股不大不小的热水活泼泼地淌下来，热气在小屋氤氲开来，一两片柿黄色阳光的斑影，在湖蓝色围布上散淡地走。

我常在这时听见妈妈轻唤我奶奶，她的声音很有温度，带着水的品质和味道，她说：“妈哎！换水啦！”

奶奶和妈妈换过水后，不忘把我及时地唤进屋，妈妈把挂水桶的绳索降低再降低，我站在儿童专用的小木盆里，承接一股暖阳般的活水自上而下地洗礼，我似一棵小树苗在滋滋生长。

奶奶自编的儿歌在水声中滴答：“小手洗白白，不拿不义财；洗白脸儿，好心眼儿；漱口口，洗舌头，骂人是个小狗狗儿；洗脚，走正道，你是一个好宝宝。”

换水后，穿戴整齐。奶奶不断指使我和妈妈把木盆里的脏水端出去，她往往会拧着小脚颠颠地跟出来，监视一盆水的去向。她会指着花坛说：“浇给月季花吧！”她会指着老树说：“浇给皂角树吧！”她绝不允许把水无端地抛洒掉，哪怕它只是一盆发挥过作用的废水。

她会把刷锅水喂羊，洗衣水浇菜。在六七十年代的豫东平原，水源丰沛，沟河盈满。可以说是，挖三锹见水，踢三脚见泉。

我家新打了一眼压水井，在我和弟弟惊奇中的任性下，嘻嘻哈哈毫不惜力地提压。白练般鲜活的水，从水簸箕里无节制地流出，哗哗淌入洼地上的粪坑。我那动了盛怒的奶奶，从灶屋倏忽冲出来，一双小脚把地皮拧得吱吱作响，她奋力地拔下压水井的铁压杆，湿淋淋地扛着，满院子撵着我俩打。

夜来了，月亮潜隐在黑灰色的薄云里。我和弟弟盘腿坐在奶奶的大床上，幽亮着小眼睛专注地听教训：“小兔孙们呵！恁俩支棱着耳朵听好喽。这水再足，不能白淌；日子再稠，不能瞎过，万事万物都有定数哩！”

四十年后的今天，我和七十多岁的老母亲，频繁地提及那棵皂角树，那只被称作“淋罐子”的大木桶，还有那股晶晶亮亮细细长长的活水。

当然，我们说得最多的还是我奶奶，这好似一条河的源头，一口井的泉源。

那一抹艳红，装扮着我奶奶十七岁的青春。那乘披红挂绿的花轿，晃晃荡荡抬进我们李家的大门。奶奶说，下花轿时起了一阵风，差点儿把头上的红盖头给刮跑了。

“胡同子深，吸风。”讲到这，她常常放下手里活儿，生动地比画着，表情很年轻。她说：“轿帘子一掀开，你猜咋的，正碰上那股风劈头带脸地顶过来。我急忙张惶地两手摁裙子，不防头上的盖头掀起来了。这还不到掀它的时辰呐，啊哟哟，眼看要丢大人啦，我张口就把盖头角咬住了，咬得那个结实啊。风落了，我齐齐整整地下了轿。”

每到这时，我都会长久地盯着奶奶的嘴巴看，嘴形很周正，只是密集地围了一圈褶皱。嘴巴里一颗牙齿也没有，空空荡荡盛满了风。

从此，奶奶的岁月常起风，她的故事背景不再闪过那抹红。

谁也没料到，我年轻力壮的爷爷会那么早离世，病情恶化得那么迅疾。奶奶说：“我不相信他会死，连你爷爷自己也不信，他一句话也没交代我。五个孩子都没成人哩，你最小的姑姑才六岁。”

奶奶没有说，她守寡那年二十九岁。她说：“家里没了主事儿的男人，亲戚邻居看不起，不登俺家门。我跟孩子们说，咱要自己看得起自己。我拉扯五个孩子回乡下过，农村有地种，土里能刨食，至少饿不死。”

我不知道，拐着一双小脚的奶奶，是怎么在土里给五个孩子刨食吃的。我只知道她的三个儿子都进过学堂念过书。我大伯读到初小，我爸爸读到大学，小叔叔上到高小。

小叔叔二十九岁那年，在一个酷热的夏天突然去世了，他为了给公家浇麦茬地，意外触电身亡。当他抢救无效被抬回村子时，奶奶扑倒在尘土里。她白发飞散、不省人事的情景，让一旁的我心如刀绞。

余下的两天里，奶奶紧守在小叔叔身旁不肯离开，她不哭不叫不说话，不吃不喝不睡觉，只是一遍遍地擦洗小儿子冷硬的身体，一寸寸抚摸他年轻的肌肤。她似乎在说：“我的儿啊，妈是多么艰辛地把你一寸寸养大，养成一个七尺长的大汉子。今天你却要一寸寸地离开妈，越走越远了。”

小叔叔殡葬后，爸妈紧跟着我奶奶寸步不离。奶奶说：“别跟着我了，该吃饭吃饭，该教学教学。妈不会跟你弟弟一起去，我还得照护他的三个小孩子哩。”

七年后的一天，在漯河工作的我大伯，为救炼油厂的工人，死于锅炉爆炸。我奶奶见到她大儿子烧焦的埋体(尸体)时，转身就走，谁也拉不住，她挣扎着说：“恁弄错了，这不是俺大儿。”

一块胎记弹片似的击中了这位年迈的母亲，奶奶“啊”一声大叫倒地了。她醒后攥住领导的手，哆嗦着问：“他大哥，俺大孩儿走前儿喊妈没？俺儿疼不疼？”

奶奶临终前一天，仍旧思维清晰，口齿伶俐。她拿手在眼前一挥说：“哎，我这辈子就这么过来了。刀尖上走，钉尖上沿，酸辣苦甜百十年。”

奶奶归真(去世)时九十六岁，闰年闰月也就百十岁了。

奶奶不在的日子，我不小心患上了焦虑症。失眠、焦灼、忧虑、厌世，身心犹如翻滚在油锅中，被炸得两面酥黄。

我一夜夜不停地游走，一遍遍吟背奶奶生前的话：“生死是前定，苦难是考验，活着就要好好活。”

一个清幽的夏夜，我和老妈坐在皂角树下喝茶，窗内的灯影零零星星。我问她：“小时候，不懂得俺奶为什么杜绝我们在树荫下、大路上大小便。”

老妈说：“树荫下乘凉、避雨、休闲的人多啊，还有散步的小鸟啊，大路上来来往往的人多啊。”

我陷入了深远的沉思：“哦，奶奶他们祖辈关照得真周到。”

夜风一阵阵梳理着皂角叶，在我们头顶摩挲出细碎的声响。枝丫间散步的月牙儿，带着清气的一钩浅黄。那光把皂角树照得微亮，显出一片无以比拟的纯净。

陈风十章(二)

■张华中

月上灶台

月上灶台，鸿巢在外。
怀彼之子，簞食一簇？
思哉思哉，曷年归来？

月上柳梢，鹤鹑有巢。
怀彼之子，饮水一瓢？
思哉思哉，曷月归郊？

月上中天，喜鹊有庵。
怀彼之子，残茶一盏？
思哉思哉，曷日归龛？

南门

南门之丘，有人击缶。
于嗟缶兮，眉予以瓠。

南门之滨，有人捧瓠。
于嗟瓠兮，求子以瓮。

南门之谿，有人吹箫。
于嗟箫兮，守子以老。

南门之屯，有人操琴。
于嗟琴兮，与子以坟。

美人

东门有荷，其花灼灼。
有美一人，发髻峨峨。
贻我田黄①，且琢且磨。

东门有菱，其叶莹莹。
有美一人，秋水瞳瞳。
贻我香囊，且佩且容。

东门有芦，其花荻荻。
有美一人，蛾眉鳬鳬。
贻我大鲍，且饲且戢。

东门有萇②，其叶迢迢③。
有美一人，衣襟旗旗④。
贻我鮑舫，且揖且叙⑤。

注：①田黄：寿山石中精品。
②萇(tí)：初生茅草。
③迢迢(yǐ yǐ)：往，向。表示在某一方向上的延伸。
④旗旗：风吹旗帜飘动貌。
⑤叙(yì)：使船靠岸。

宛丘之南

宛丘之南，有桑有蚕。
草舍三楹，舍后有泉。
彼美人兮，胡不归？
草山无茧①。

宛丘之南，有雉有雁。
雄雁昂首，雌雉睢睢。
彼丽人兮，胡不归？
巢无完卵。

宛丘之南，有池有田。
田种燕麦，池栽青莲。
彼俊人兮，胡不归？
麦枯荷残。

注：①草山：蚕农用麦秆扎制而成供蚕结茧的物件。